

在蝴蝶石前留下一张摄影纪念，将山水一体的景色印入心底，细细品味唐代著名诗人钱起的一首诗：“崖石乱流处，竹深斜照归。主人卧磐石，心耳涤清晖。春雷近作解，空谷半芳菲”。山水让人陶醉，诗句将人带进一种空灵的意境中。让人有一种张开双臂，拥抱山水入怀的恢宏之愿。又有一种让自己的灵魂贴近山水，在山水的洗涤中得到净化之感。

伫足回望，但见群山连绵，峰涌云动，蔚为壮观。真是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景色荟萃各不同。人间天上山与水，万千景象在其中。当阳光近午，顺着山势构筑的小径踏上归程，忽临陡崖，忽绕树隙，在峰回路转中，仿佛有欣赏不尽的壮观秋色，难怪许多地方都提示：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

中午，在山间饭店吃了一顿充满山味特色的午饭。山水煮烹的鱼虾，特产山韭菜和大碗的山鸡汤，菜肴丰富，味道鲜美，让人唇齿留香。特别是那诱人的河南面食，让大家一饱碌碌饥肠。

饭后稍事休息，一时左右，我们又乘车去游览红石峡。此峡又名温盘峪，集秀、幽、雄、险于一身，泉、瀑、溪、潭于一谷，素来享有“盆景峡谷”的美誉。这里外旷内幽，奇景深藏，峡谷两岸峭壁雄壮，山石俊秀，仿佛是鬼斧神工雕刻而成的一个巨大盆景，园林专家称之为“自然山水精品廊”。

明代怀庆知府徐以贞曾写诗夸道：“何年鬼斧劈层崖，鸟翼飞来一线开。斜阳在山归意懒，不堪回首重徘徊。”跟随游人的脚步，在崎岖陡峭的小道上，顺势而下，有的地方直面百米多深的大峡谷，让人心惊胆颤，仿佛一失足就能飞下深谷，紧紧抓住扶栏的手也忍不住冒出汗水。

穿过一段低矮窄直的山洞，进入一截在半山腰开凿出来的弯道，随着山体的凹凸来回旋转，人在里面行走，头顶不时会碰到尖牙厉齿突出来的岩石，有些地方还需要弯着腰才能通过。一人多宽的通道边就是深渊，渊底可见湍急深邃的水流飞奔而下，半空中有一座人工筑成的横跨两峰的石拱便桥，让天堑变成通途，但脚下是令人心虚的峡谷，许多人望而生畏，不敢跨越。

从对面峰峦中流下的飞瀑，宛若银河飞落，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声音，在峡谷中四处回荡，让人觉得犹如面临千军万马在呐喊喧嚣，震撼心魄。壁立在峡谷对面的山岩，仿佛伸手就能抚摸到，但隔着深深的峡谷，又感到遥不可及。有的摇摇欲坠的悬崖似乎大喝一声就会倾覆下来，让人心惊肉跳。

清凉的山风顺着峡谷吹来，一阵降水雾随风扑面而来，引起许多游人的惊呼，真如同在仙境中遨游。此时此地，许多人间烦恼和工作压力也都不翼而飞。细细想来也是如此，岁月的时空中，人只是匆匆过客，从来到去，轻若天地间一粒浮尘而已，还有什么想不通、悟不透呢？

夕阳西斜，我们终于转回到峡谷出口的拦洪大坝上。一百多米高的大坝蓄起一湾碧水，不时有小艇载着游人在水面飞速滑过，白色的浪花引来一群水鸟浅翔鸣叫，天色渐晚，大家带着满身的疲惫和愉悦心情，踏上归途。（未完待续）

（机电工程系 潘华）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马家华书

学风：明理 求知 践行

江苏食品学院

挥锹推车治淮人

“青坎，再屏气凝力“拱”上几丈高的河堤，每推一车都达到了力气的极限。我的主要任务是出宣传专栏。把专栏内容编好后，请能写会画的战士小罗来设计抄写。我以为小罗能乘机喘口气，一定很高兴，没想到几期过后，他坚决提出“辞职”。原来，土方任务按班分工包干，他一离开就就得有人顶。虽然每次炊事员“老书记”都会主动站出来顶替，可他实在过意不去：“‘老书记’年近五十，每天起早睡晚为大家做饭，还要挤出时间顶我干活，常常累得在梦里哼哼。”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这位可敬的“老书记”。一个嫩骨嫩瓣长得象竹竿的小战士，难以顶住泥车的重压，几车上来就有便意，有人告发他“拉假屎偷懒”。营长要他认错，他顶撞了几句。营长一生气，发狠说要罚他“游工地”——在那特殊的年代，“游工地”是水利战士最恐惧的惩戒，“游”过后恶名远扬，连媳妇也难找到。这时，一个五十左右身材适中的汉子闯进营部，只见他黑红的脸上纹如刀削，目光坚定，有点象现在的影星李幼斌。他一进门，指定“竹竿”就骂：“你这个小鬼崽子，胆子比牛卵还大！营长说你两句还顶撞？还不快赔礼道歉，跟我回去好好做检查！”“竹竿”还梗着脖子象砍人牛，来者不由分说，一巴掌连拍带按让他低了头，拉着他就往外走。冷静下来的营长也顺坡下驴，笑嘻嘻说：“好你个‘老书记’，就你胆大包天爱出头！——你回去不把这个小骡驴驯训好，我再找你算帐。”

一个把月后，我又一次领教了“老书记”的“爱出头”。地区治淮指挥部电影队到五港工地放电影，队里两个有点姿色的女子被发现，“骚豪子”们立刻带头往前挤。满河膛的人群跟着骚动起来，一浪一浪往前涌。“骚豪子”们挤到电影机前，把两个女子挤挟得两脚离地。教导员和营长带着营部人员过去解围，无奈势单力薄无济于事。这时，“老书记”带着十几个年轻力壮的战士从斜刺里挤过来，组成人墙堵住往前涌动的人浪。又领着几个战士向“骚豪子”们压过去，指定他们的鼻尖怒骂：“小畜牲！谁家没有姐和妹？你们这样做丧不丧德？”骂得“骚豪子”们激情顿消，羞愧难当，抱头鼠窜。（未完待续）

（退休老同志 陈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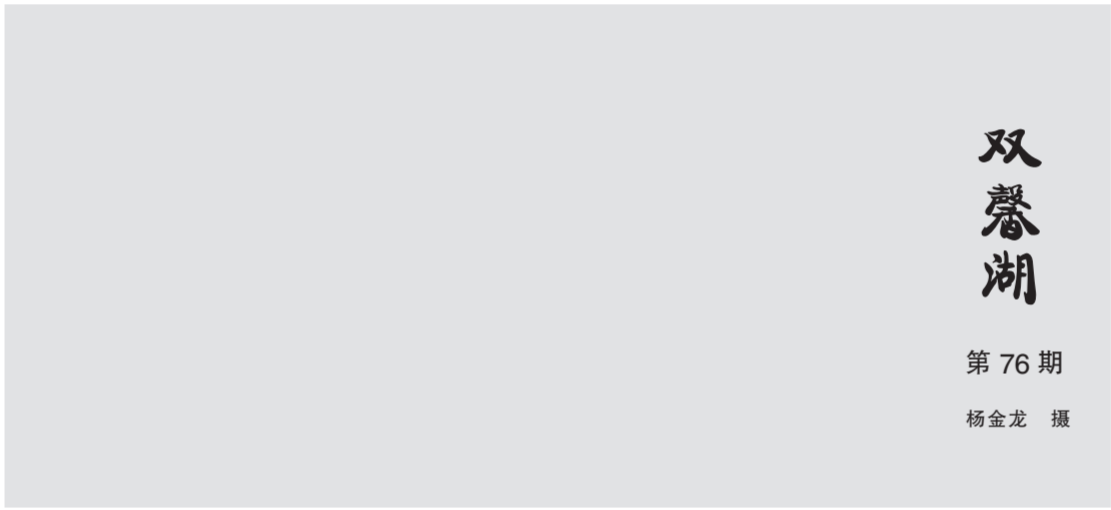
（此文在2010年淮安市《我与治淮60年》征文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2011年3月1日



1970年9月，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涟水县五港公社劳动锻炼。11月，以五港治淮民兵营团委书记、政工干事的身份，参加了淮沐新河工程会战，结交了许多自强不息的挥锹推车治淮人。

会战序幕拉开，涟水、灌云、宿迁等12个县的治淮兵团在淮沐河膛展开，红旗在百里河堤迎风招展，十多万水利战士锹挖车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土方作业。开初，工程进度很快，年轻人生命的蓬勃也充分迸发出来。整个工地笑骂声此起彼伏。有年轻妇女走过，“骚豪子”们大喊：“钥匙在门头上啦！早点把饭做好啊！”如能赢得妇女笑骂，他们会心满意足地发出干吼，拖长的“呕——”声接龙般传遍百里工地。后来，河膛加深河堤增高，劳动越来越艰苦，工地上再也听不到笑骂声。挖土者全力以赴，挥动大锹，倒退着把沉重的泥块挖起装车；推车者车攀上肩，两手紧握车把，弯腰鞠腕，咬紧牙关，把独轮车从又深又陡的河底“拱”上岸，推过五六十米



为“杜绝白色污染”叫好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

杨金龙撰